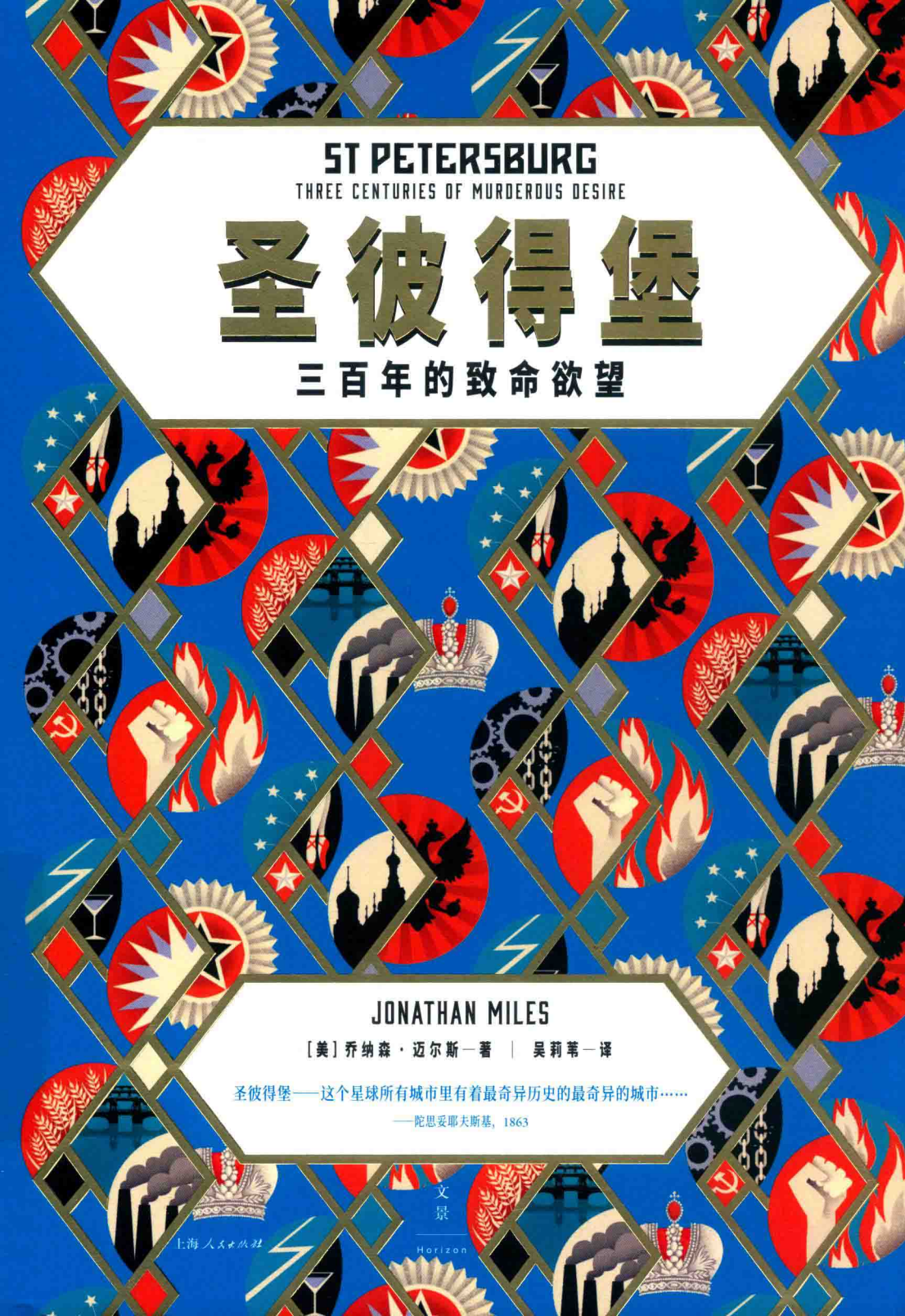




ST PETERSBURG

THREE CENTURIES OF MURDEROUS DESIRE

# 圣彼得堡

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JONATHAN MILES

[美] 乔纳森·迈尔斯—著 | 吴莉苇—译

圣彼得堡——这个星球所有城市里有着最奇异历史的最奇异的城市……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

文  
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ST PETERSBURG  
THREE CENTURIES OF MURDEROUS DESIRE

# 圣彼得堡

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JONATHAN MILES

[美] 乔纳森·迈尔斯—著 | 吴莉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美] 乔纳森·迈尔斯 著    吴莉苇 译

出 品 人：姚映然

特约策划：陈 琳

责任编辑：李 頔    傅春晖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9.75    字 数：407,000    插页：1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08.00元

ISBN: 978-7-208-15855-9 / K·28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 (美) 乔纳森·迈尔斯 (Jonathan Miles) 著；吴莉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ST PETERSBURG: Three Centuries of Murderous Desire

ISBN 978-7-208-15855-9

I. ① 圣… II. ① 乔… ② 吴… III. ① 俄罗斯—历史  
IV. ① 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9289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

Horizon

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出版说明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迈尔斯的一部重量级历史著作，2017年出版以来赢得广泛关注，曾获《泰晤士报》2017年年度历史图书的殊荣，在包括美国、波兰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世。

乔纳森·迈尔斯（Jonathan Miles）是著名文化历史学家、作家、演说家，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后转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美国、荷兰、新西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讲学。其作品语言简洁流畅，节奏鲜明，考据细致。另已出版《美杜莎：船难、丑闻与杰作》（*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and the Masterpiece*）、《奥图·凯兹的九条命：一个苏联间谍的多条命》（*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 The Many Lives of a Soviet Spy*）等作品。

本书是关于历史名城圣彼得堡的一份全面且详实的记述。作者从18世纪初建城开始，描绘了这座城市与俄罗斯三百年来历史变迁。此间，它的名字也随之经历了数次变更——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再回到圣彼得堡。作者的笔端穿破层层迷雾，将圣彼得堡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戏剧般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俄国通往欧洲与启蒙思想的一扇窗，但众多属于俄罗斯的荣耀都在这里开创——

文学、音乐、舞蹈，以及某些时期的政治愿景。它孕育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巴甫洛娃和努里耶夫等艺术天才。然而，在沙皇金碧辉煌的宫殿、童话般的舞会和迷人的花园外，数千民众的鲜血曾洒在城中积雪的街道上。从贵族到平民，从战争到和平，从艺术、收藏到日常生活，本书可谓近现代俄罗斯政治史、艺术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绝佳缩影。

由于作者受其自身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影响和限制，其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评价失之偏颇，对于革命的成功之处肯定不足，部分表述尚欠客观、公允，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出入。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我们已对书稿中的个别段落、语句作了必要的处理，但出于行文完整性及学术价值的考虑，有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语句的原貌，希望读者见谅。我们出版此书，着意于其在文化史、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及其对俄国宫廷生活的深刻揭露，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书中作者的立场和某些评价，尤其是涉及苏联时期的历史时，读者自当有明鉴。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献给卡蒂乌 (*for Katiu*)



圣彼得堡 19 世纪中期的  
印象派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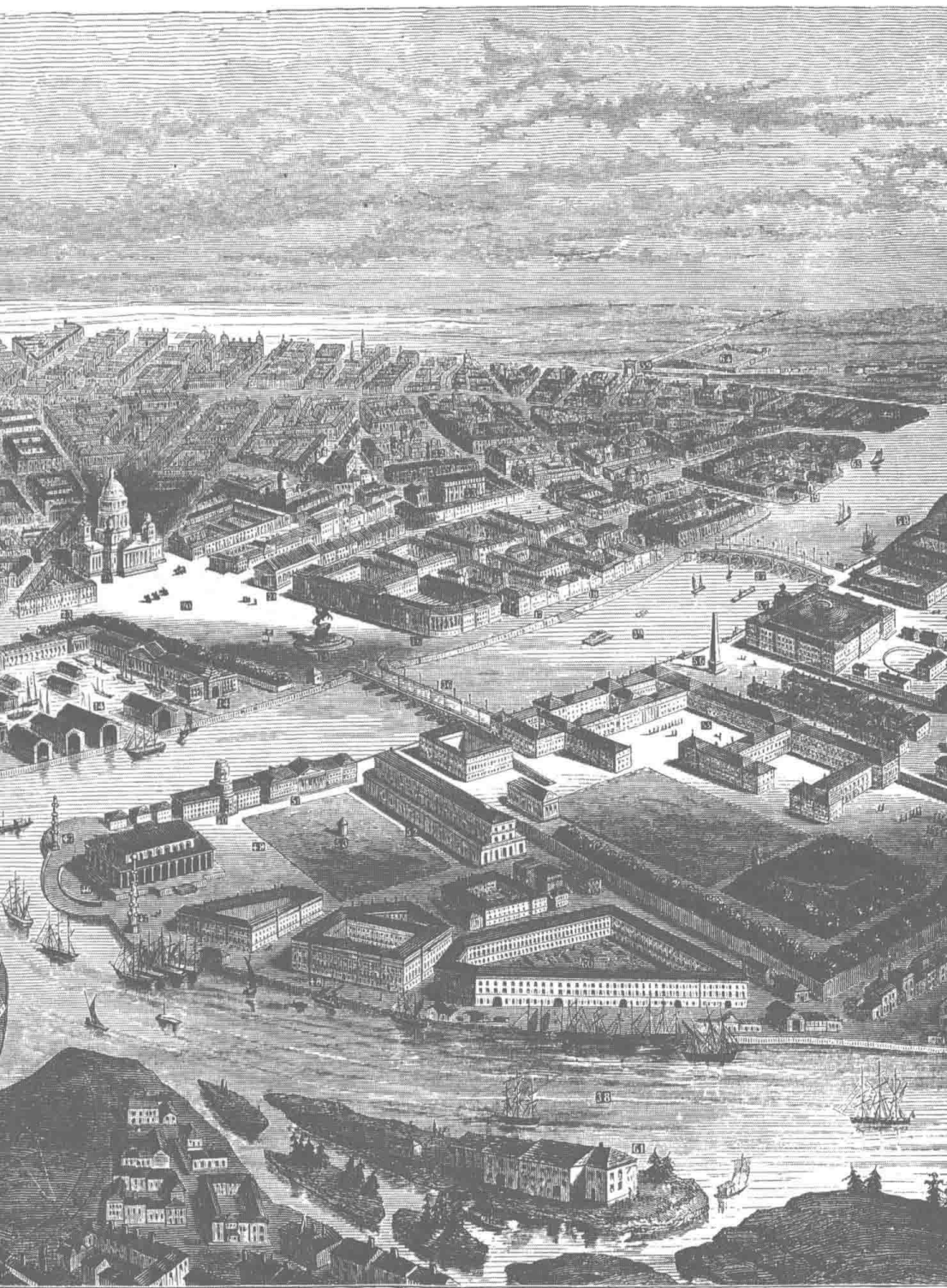
1. Okhta.
2. Smolnoi Convent.
3. Taurida Palace.
4. Arsenal.
5. Public Gardens.
6. Champ de Mars.
7. Hotel of the Sappers.
8. Michailoff Palace.

9. Souvoroff's Monument.
10. Marble Palace.
11. Theatre of the Hermitage.
12. The Hermitage.
13. Imperial Palace.
14. Admiralty. [the Great.
15. Equestrian Statue of Peter
16. English Church.

17. English Church.
18. English Quay.
19. The New Admiralty.
20. Isaac's Square.
21. School of Equitation.
22. St. Isaac's Cathedral.
23. Court House.
24. Hotel de l'Etat-Major.

#### BIRD'S-EYE

25. Alexander's Column.
- 25\*. The Nevskoi Prospekt
26. Foundling House.
27. Kasan Ch. of the Virgin
28. The Great Bazar.
29. The Michael Theatre.



## PETERSBURG.

- |                         |                              |                                   |                     |
|-------------------------|------------------------------|-----------------------------------|---------------------|
| 36. Isaac's Bridge.     | 42. Petersburg Island.       | 50. The Observatory.              | 59. Triumphal Arch. |
| 37. Nicholas Bridge.    | 43. The Citadel.             | 51. Academy of Sciences.          | 60. Docks.          |
| 38. The Little Neva.    | 44. Chur. of Peter and Paul. | 52. Palace of Holy Synod.         | 61. Hemp Docks.     |
| 39. The Great Neva.     | 45. Mint.                    | 53. Gottorp's Globe.              | 62. Prison.         |
| 40. School of Medicine. | 46. Exchange.                | 55. Corps of Cadets.              | 63. Parade Place.   |
| 41. Military Hospital.  | 47. Rostral Column.          | 56. Obelisk of Roumianzof.        | 64. Cattle Market.  |
|                         | 48. Custom-House.            | 57. Academy of Arts.              | 65. Tallow Docks.   |
|                         | 49. The University.          | 58. Hotel of Cadets of the Mines. |                     |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讲了个故事，一个人生于圣彼得堡，  
长于彼得格勒，在列宁格勒老去，被问到他想死在哪儿时——

他回答：“圣彼得堡。”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涅夫斯基的微光，1993 | 1 |
|------------------|---|

## 第一部分 帝王，1698—1825

|              |     |
|--------------|-----|
| 第二章 蹂躏伦敦     | 9   |
| 第三章 危险的加速    | 24  |
| 第四章 遗忘与重生    | 70  |
| 第五章 跳舞，做爱，喝酒 | 103 |
| 第六章 城市转型     | 128 |
| 第七章 疯狂、谋杀与叛乱 | 183 |

## 第二部分 臣民，1825—1917

|            |     |
|------------|-----|
| 第八章 新的寒意   | 225 |
| 第九章 不满     | 264 |
| 第十章 在边缘起舞  | 305 |
| 第十一章 迷惑与绝望 | 330 |

## 第三部分 同志与公民，1917—2017

|                 |     |
|-----------------|-----|
| 第十二章 红色彼得格勒     | 371 |
| 第十三章 消失的城市      | 389 |
| 第十四章 最黑暗也最美好的时光 | 414 |

|              |     |
|--------------|-----|
| 第十五章 来自地下的低语 | 433 |
|--------------|-----|

|               |     |
|---------------|-----|
| 第十六章 朝西的窗户打破了 | 463 |
|---------------|-----|

|                |     |
|----------------|-----|
|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2017 | 482 |
|----------------|-----|

|     |     |
|-----|-----|
| 致 谢 | 494 |
|-----|-----|

|      |     |
|------|-----|
| 插图目录 | 497 |
|------|-----|

|     |     |
|-----|-----|
| 注 释 | 503 |
|-----|-----|

|      |     |
|------|-----|
| 参考文献 | 567 |
|------|-----|

|       |     |
|-------|-----|
| 译名对照表 | 591 |
|-------|-----|

## 第一章

# 涅夫斯基的微光

1993

1917年10月，战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放出一发空弹，标志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混乱与变化再度来临。那是1993年夏季一个清晨诡异的3点钟。我正站在阳台上，俯瞰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sup>[1]</sup>，它曾经是圣彼得堡这座昔日伟大城市的伟大街道。在被称为“白夜”（White Nights）的那些日子里，永不消失的微光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圣彼得堡的全盛期访问过这座都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暗示说，当此之时，静寂令你怀疑自己是否“听到了天使的歌声或上帝的言语”。<sup>1</sup>我身边可没天使，而且静寂被老旧交通工具吱吱嘎嘎的噪音破坏了。大仲马写下这些话时，这座壮丽的大都市对欧洲最伟大的建筑师、作家和思想家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已有300年历史，其中多数时候都处于繁荣之中，然而1990年代早期它显然正在崩溃。我下面的街道满目疮痍，大街较远那侧的街面建筑外墙都开

---

[1] 也译“涅瓦大街”。——译注（以下若无标注，均为译注。）

裂了，灰泥脱落，窗户泥渍斑斑。既没资金也没合格的机构来照管这座城市——一座被建造为它自身那出伟大剧目的一个壮观场景的城市。经过令人目眩神迷的三幕剧——1703—1825 年、1826—1917 年、1918—1991 年——之后，我怀疑这是否就是终场了。

我俯身看着散在各角落的恶徒们，迅速把一个衣着精良的人围起来殴打。街上的人拖着脚步擦过。某处响起一记枪声。又一响。一座过去总是被革命知识分子和反动当局的斗争所主宰的城市，现在近似于无法无天的边境城镇，如此奇怪，让我无法忘怀——但可能它一贯如此。敏捷的强盗们丢下了瘫软的受害人。似乎没人关心。当这人努力挣扎起身时，我忍不住想，暴力就是这座城市的特色。暴力被设想为一个新俄国的资本——以夸大狂式的恋欧癖（Europhile）把这个国家从它闭关自守的过去中猛拉出来的一次尝试。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设立自己的愿望时，既违反自然，也违反这个国家——一个从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开始、跨越亚洲北部近 13 000 公里直抵太平洋的广袤国家——的惯例。彼得的“通向欧洲之窗”尽管坐落在俄国的西部边缘，却一再被砰地关上，这座城市屈从于暴政与威权，民众的精神没完没了地在夸大的希望和无望的剥夺之间被撕扯。即使在 20 世纪头几年，也就是这座城市因资产阶级的丰饶而熠熠生辉的时候，五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从这座都城历史心脏的辉煌政府建筑延伸到它外围的泥泞陋巷——也令耀眼的财富同悲惨的贫困以及新俄国与旧俄国之间的永久鸿沟显得触目惊心。圣彼得堡既是对抗的，也是矛盾的。

比较一下这座城市宏伟物理结构的快速建造——其建筑成就与工程成就在近代无可媲美者——与窒息了居民生活（但非灵魂）的衰弱

官僚机构的怠惰。这座城市有精神分裂症：被关乎身份与名字的戏剧性变化推搡和拖拉。它曾经是前卫的、帝国的、启蒙的、反动的、放荡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以及混乱的。它曾经叫圣彼得堡、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宁格勒（Leningrad），然后又叫回圣彼得堡。我在这次访问中能看到，居民们因摆脱原当局的统治的束缚而感受到的欢欣之情因为一个没有为激进变革做好准备的社会所遭遇的物质困难而被抵消了。这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式时间扭曲——因为政治原因，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或者太慢，而民众则被丢在困境中。那些连累了改革的挫折，以及反复出现且无法解决的张力，使圣彼得堡的故事既令人发狂又令人兴奋。

当太阳在另一个艰难日子升起，我下楼来到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它周围发生了那么多圣彼得堡的历史。涅夫斯基是这座城市的中枢神经系统。对它的现代性怎么展示都不为过。到1830年，它已经是最重要的大街，最长、最宽也最明亮。涅夫斯基在其盛时是多语种消费者的展示橱。说来痛心，当我在充满革命性的20世纪行将终结的年代里沿着涅夫斯基行走时，我看到损坏的小汽车和报废的卡车被裹在暮春融冰时节留下的脏物中。然而又有异样的新光线穿过这个被包裹成棕色的世界的停滞而闪烁：一个铝制汉堡包带着刺目的光线耸立着，破坏了艺术广场（Arts Square）的新古典主义的端庄。兰蔻、欧莱雅和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的招牌，射穿迷离的拂晓，暗示着即将到来的事物是何模样。尽管这之后十年会迎来对卢布的一大波信心，但在1993年，这些西方消费品的前哨只不过是梦想戏弄民众。飞利浦专卖店只用美元交易，而一个中波高保真音响会耗费一个普通市民很多个月的收入。涅夫斯基大街的一家超市正面